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八十八回 得寶刀情深女道士 登將台兵任美佳人

話說寶釵見江船避入港口，用手指道：「那樹林中不是清涼觀嗎？」嫂們吩咐打聽，眾家人回答「正是清涼觀。」寶釵道：「總在守風，上去逛逛也好。」眾人甚覺高興。觀中女道士已早知道，趕忙出來迎接。姐妹們到殿拈香已畢，一路逛到雲房，珍珠見比上一磨更不成樣兒。李行雲問道：「聽說寶姑奶奶同著眾位奶奶們去逛仙境，不知是怎麼個兒好看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聽他們的瞎話，我同奶奶們回到金陵，他們就說去逛仙境。你們那些神弩燒完了沒有？」李行雲道：「原先不知是個什麼木頭，又在地下埋了多年，鬧的木不木，鐵不鐵，憑你想著法兒，也總燒不著。還有三二十個手甚在那兒。」寶釵道：「給我帶去倒有用頭。」

李行雲道：「那個要他幹什麼？一點兒無用。去年冬底下，東沿兒那一堆山子石每夜放光。我想著底下必有什麼金珠寶貝，好容易搬開石頭，攔有三尺多深，有個長石匣子，誰知是雪亮的一桿寶刀。我說也罷，留著做個鎮山門的法寶。一向並無點什麼，自今年以來常要放光，還要叫喚，駭人巴拉的，我要他幹什麼？寶姑奶奶若不害怕，也送了你老人家罷。」命徒弟們將寶刀抬過來，佩金將刀接住，使了一回，甚覺合手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此乃天賜成功也。」

寶釵點頭問道：「你那牆上貼的什麼？」李行雲道：「今日早上，他們往城裡帶來的。說是萬歲爺生了一位太子，大赦天下。文武秀才們又賞他下場考舉。各處庵觀寺院都寫著貼兒招租，那些要清靜用功的相公，租咱們這兒唸書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你這裡是吉房，又是發地。不拘男女，但住過的都要得意。」珍珠們笑道：「寶姐姐又發議論了。風已平靜，咱們走罷。別耽擱人家工夫。」眾女道士款留不住，只得送到船上。

此時，轉成順風，忙掛起布帆渡過江去，次日到家。祝母笑道：「好兒子，真不失信。」寶釵道：「怕老太太惦記，趕著就來。若等那裡請客完結，還得半年。」祝母們一齊好笑。

寶釵命珍珠、芙蓉兩新人拜過祝母、柏夫人、桂夫人、梅姑太太，又領薛寶書、馮佩金拜見。祝母喜極，拉著道：「我想了這幾年，今日才得見面，真名不虛傳，又是我的寶貝。既到我家來，再不放你們去了。你姐妹們都去熱鬧，只剩我同你大媽兩個，不是你大姑姑同二孀子回來，真將我都悶死了。寶姑娘同妹妹各處去見個面兒再來。」寶釵答應，同寶書們各處走到，每人應酬幾句，直鬧了一天。寶書笑道：「早有這些道兒，剛才就該騎馬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走的都是要緊地方，若兩宅裡都要逛到，須騎馬三日才得。」佩金們甚是好笑。

寶釵自此在兩宅辦事，夜間與寶書、紫簫諸姐妹論講兵法。

珍珠膽力日增，使一桿水磨鋼槍，與佩金將清涼觀所得寶刀同寶書盡心演習，十分精勇。

轉眼三月，暮春天氣，祝母們料理修雲嫁事剛有頭緒，接著王夫人們一齊俱到。內中只有柳太太是初次上門，因是夢玉繼母，在金陵與桂夫人相見甚歡。同梅姑太太、鄭太太們都拜為姐妹。柳緒又拜石夫人為母，祝母因此將柳太太不作外人看待。夢玉領著姐妹十一人在景福堂參拜花燭，祝母瞧著笑的不能住口。一連幾日，開筵大宴親友。剛鬧了三四日，就是修姑娘出閣佳期。將瓶花閣做了洞房，完姻之日，說不盡那富貴繁華氣象。修雲知前生事業與巧姑娘是兩世之交，不但不妒，凡事關切體心，因此巧姑娘頗有知己之感。

寶釵忙過修雲滿月之後，將一切事務私下托探春照應，自家同姐妹弟兄盡心學習兵法。柳太太母子、婆媳住在藏春塢，離富春閣不遠。諸人回過老太太，將閣後一堵花牆拆去，通連後面人家菜地，租他一片過來，四面用土牆圍起，裡面蓋三間箭廳，從此姐妹弟兄每日總在箭廳演習武藝。桂堂愛溫侯的畫戟十分合手，珍珠盡心指撥甚為精熟；每日仍與柳緒刻苦攻書，兩人納粟，就在金陵應恩科鄉試。

柳太太同王夫人們都像親姐妹一樣，常在介壽堂同老太太歡笑談心。石夫人將寶珠姑娘同金夫人桂捷聯了婚姻。鄭、汪、周、陸、顧幾家至親太太、奶奶們無日不來敘會，彼此輪東看花賞月或遊山拈香，同著祝母真是神仙境界。探春、寶釵、夢玉三家小兒女，同寶珠姑娘都在蕉兩山房唸書。惟金夫人惦著桂兵備，十分放心不下，每日清晨焚香拜佛保佑丈夫，一心只在老爺身上，也無心去賞花看景，終朝悶悶。

寶釵知道金夫人念夫心切，私下將仙宮中所議剿滅(以下刪節1字)人緣故，大概說知，「必得我去才能了結，係奉上天之命斷不能辭。三姨夫將來定有大功，只管放心。我有一事同三姨兒商量，我將麻利強壯可以學習得武藝的姑娘們已挑了十幾個，交與佩金同我寶書妹妹教演，都有點子光景。但是咱們這些小子很有三四十個精壯勇力之人，若不對老太太說知，斷不能叫進園來，若要說知緣故，恐老太太又不相信，這怎麼好呢？」金夫人道：「且過了後日太太生日，我同你兩位太太竟要說明這緣故才是。以便你們上緊學習，若是瞞著老太太，到底學的不舒服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還有一件事，將來就便兒回老太太裁革掉才好，不然實在煩的要死。眾姐妹幾磨兒叫我去回老太太，我想著遇便兒再說罷。」金夫人道：「要裁掉什麼事？」寶釵道：「就是咱們眾人的生日，姐妹弟兄共是多少？月月總有三兩回。老太太總是照例，不拘是誰生日，賞四桌面，八桌席，一本戲。」

三姨兒想，兩宅內外還兼著外來親眷，該是多少人。不管有錢無錢，各自各兒總得花二百銀，還要鬧上兩三天不得安靜。這個生日才去，那個生日又來，你老人家是瞧見的，誰也不願這條兒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實在這件事我也嫌煩。剛才聽探姑娘說，明日芳姑娘生日，又要熱鬧了。」芳芸道：「求三舅母今日將這事回掉。以後凡有正生日，還求老太太賞戲賞面。若是散生日，不拘是誰，一概革免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趕著就去回掉，不然一會兒來不及。」眾姐妹們大喜，再三致謝。

不言金夫人往介壽堂去見祝母之事。且說寶釵對眾人道：

「無論老太太准與不准，橫豎從明日日起，總有十來日請客，咱們姐妹斷不能在一堆兒。但每晚客散之後，總到楚寶堂會面，各將學的本事試演一回。」眾人道：「姐姐說的甚是。」不防後面一人答道：「我說的才是呢！」眾人見是寶來，笑嘻嘻走至面前說道：「老太太吩咐說，外面有人料理，對寶姑奶奶說，只要分兩個去照應，不用都去。」珍珠道：「老太太怎麼出這主意？」寶來道：「是三舅太太不知說了些什麼，梅姑太太又對著耳朵說了幾句，只見老太太點頭道：『我說去這些日，一定有個緣故。大姐姐總沒有提起。』賈二太太說原要慢慢的再對老太太說這緣故。老太太點頭，就差我到這兒來傳話，又差人去請老爺，不知是說什麼。」汝湘道：「我同你去聽個信兒再來。」同寶來剛走不多路，見楚寶堂有單子送來。汝湘接在手內，見上面寫道：

楚寶堂為傳知事，現奉老太太面諭，以後宅內除各位太太生日照辦外，其餘散生日一概免除。即於明日芳芸生日革去為始。為此知會，一體遵諭。

汝湘笑道：「每月省下多少錢來，還落了個安靜。」同寶來一路說著，出如是園，走過瓶花閣，見怡安堂卷棚下十分熱鬧。

汝湘們走至跟前，是四位姨娘，各堂新舊執事姑娘花攢錦簇的相對說話，見汝湘過來道：「老爺剛在介壽堂下來，同太太說話。」汝湘笑道：「老爺是個魚腦袋，不拘到那兒，擲不掉你們這些蒼蠅。」姨娘、姑娘們一齊掩口而笑。朱姨娘笑道：

「老爺同太太說著話，咱們在這裡伺候，誰叮著老爺要點兒什麼？」李姨娘道：「不過探聽明日老太太生日有什麼話要吩咐。」汝湘道：「老太太生日，年年有例，總不過照常。今年添了柳太太、桂三太太兩家，又添了孫女婿、孫媳婦，明日磕頭熱鬧。」

眾人正在說話，見聽事嫂子將手搖了兩搖，姨娘們趕忙站在一邊。不一會湘簾高啟，祝筠同桂夫人並肩走至棚下，對著陶姨娘道：「夢金在學堂不唸書，很淘氣，將些素心蘭全摘下來，插了一頭，又給姐姐妹妹、兄弟姪兒都戴在頭上，真是混鬧。一會兒下

了學，打他幾下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誰叫你愛花，自然養的孩子們也愛花，打他幹什麼？」姨娘們俱抿口而笑。祝筠瞧見汝湘，說道：「昨日京報，知嶺南(以下刪節1字)人十分猖獗，各路調兵不能剿滅。知道聖心很為憂念，咱們家世受國恩，應該報效。剛才回過老太太，等秋涼進兵時候，我帶鄉勇往軍營助剿。但必須帶些勇力的同去才好，我將兩宅精壯小子挑幾十個，交給寶姐姐認真教練，操演精熟。就是我的這幾個姑娘們，有膽力好的，對寶姐姐說，也給我挑出幾個，以便伺候。」汝湘答應，看著老爺出去，太太也往介壽堂去了，趕忙轉身回到箭廳，將剛才老爺吩咐的話對寶釵說知，眾人大喜。

秋瑞道：「二叔叔既是這樣吩咐，咱們必得定出章程規條，才能教練成功。這是往軍營剿賊報效朝廷，並非像在家飲酒射箭，隨其高興。」寶釵道：「甚是！咱們議定規條，明日請二叔叔斟酌。」紫簫道：「你們說，讓我寫出個草底兒，彼此再商量。」秋瑞道：「第一件是往總鎮衙門稟請器械，以便操演；第二件限一月內，務須技藝精熟；第三件自演習之日起，不分晝夜，無論風雨，比較技藝，除病外不准告假；第四件演習時，不許嘻笑說話，務須嚴肅；第五件設立隊目，以專管束；第六件既挑演習之人，免其服役驅使，不聽外差，以歸畫一；第七件每三日一次，在箭廳齊集比試，候令挑驗，不許混行比較；第八件操演時一切閒雜人等，無許在旁說笑喧嚷，遊行混走，擾亂軍規；第九件須設總領一人，以便眾人聽令；第十件凡操演之日，概不迎送，以專其事。」寶釵、秋瑞共議十條，桂堂道：「軍營紀律無外於此，等老爺再去斟酌。」眾人又商量一會，趕著回房，各換衣服，到景福堂伺候，給老太太上壽，熱鬧了一夜。

次日，慶賀生辰，祝母見柏夫人、桂夫人、梅姑太太各領媳婦、孫兒女舉觴稱慶；桂府金夫人、薛姨太太、王三太太、柳太太、鄭、汪、江、顧各位太太們都是帶著媳婦們拜壽；賈府的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、環三奶奶帶著蘭大奶奶們媳婦兒女跟著王夫人拜生辰，敬酒。祝母喜極，拉著王夫人道：「大姐姐是祖公太太，你回過頭去瞧瞧，只有你家體面，誰還如得你來？我站著領公太太們一杯酒，沾沾大姐姐的福氣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家都是托老太太鴻福。」說畢，領著一群花枝拜壽。祝母趕忙回禮，本家外親足拜了半日，自不必說。

內外演戲、請客，一連三日。祝筠謝過生日，將兩宅精壯小子並後生勇力家人，連榮國府共挑得八十名，上了冊，正在意園檢點。見梅春過來說道：「母親請舅舅說話。」祝筠命梅春帶著名冊走進垂花門，轉過六如閣，來到姑太太院裡，兄妹相見坐下。秋琴道：「我聽說你挑了些人，到底不知你要怎麼辦？」

祝筠道：「那天老太太吩咐你是知道的。我瞧著京報上有好些致仕在家的官員，同議敘有職的紳士，都奏請在軍營報效出力。我家世代受國深恩，豈可不去報效呢？我前日已同總鎮、提刑各大人們商量，都說甚是。我各自捐備糧餉，操練鄉勇，親往剿賊。前日姜大人說，等我預備停當，他就給我拜本上奏。」

況且寶姑娘在仙宮裡得了諸葛公的兵書陣法，這是天賜成功，豈有舍了不去之理。」

秋琴道：「我聽你話頭兒一准要去，但用兵之道一點兒沒有摸著門子，同你在家的光景差的遠呢。寶姑娘交了一個單子，是十個用兵的條規，我瞧著很有道理。」祝筠接著細看，不住點頭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必得這樣才是。」秋琴道：「我請你來商量，不用說，是請寶姑娘做總領。凡出兵之成敗，眾人之性命，都在總領一人身上，非同小可，豈是遊戲得的。須將他慎重尊貴，號令得行，他才能指揮如意。你看古今來聖天子尚且登壇拜將，正所以重其關係的緣故。你如今要去立功報效，功名性命所關，必得要學淮陰侯拜將才是。」

祝筠笑道：「不是妹妹說破，叫我幾乎做出一場笑話。我如今同你商量怎麼拜將的道理。」秋琴道：「你這會兒到介壽堂，差人去請寶姑娘來。當著老太太眾人，將名冊親手交代，就便重托幾句。隨即吩咐楚寶堂，各預備金花、彩緞，鼓樂、香案。二十四黃道吉日，在箭廳上設台，拜寶姑娘為總領。此時尚未奏知朝廷，不敢置造令旗、令箭，你先向總鎮衙門借小令旗五面，用紅架插在上面。是日你穿公服，向上拜旗、拜將。」

這天，眾人俱得向他行禮，這才是出兵的道理。」祝筠笑道：

「是極，我依著你辦。」

兄妹兩個同至介壽堂，見王夫人們都同著老太太說話。祝筠將剛才兄妹議論之事回明祝母。王夫人笑道：「看不出咱們寶丫頭倒是個女韓信。」秋琴道：「這正是仙人們補他的缺陷。」李宮裁道：「我正打諒著明日回去，這倒過二十四，看寶丫頭登台拜將完了再去。」柏夫人道：「璉二奶奶、環三奶奶都趕著回去，你就多住幾天什麼要緊。」李宮裁道：「因蘭兒告假將滿，要進京引見，回去給他收拾料理。」

太太們正說著話，見眾姐妹同著寶釵進來。祝筠雙手舉著名冊，對寶釵道：「賈、祝兩家世受國恩，理應圖報。現今(以下刪節1字)人猖獗，日廬聖懷。我立心自備糧餉，帶領鄉勇前往剿賊，須兵將猛勇方能有益。今請寶姑娘作義兵總領，茲將賈、祝兩宅家人、小子，共挑得八十名，交與姑娘，將他們練成精勇勁旅，以圖報效。我眾人功名性命，交在姑娘一人。」

今先送名冊，俟二十四黃道吉日，我設台拜將。」寶釵接過名冊，說道：「兩家受國深恩，理應報效。但姪女閨門弱質，恐難當重任。」祝母笑道：「好兒子，不用過謙。我知道你是女諸葛，剿這幾個反賊，也不值什麼。我將二叔叔交給你就算了。」

這些丫頭、媳婦們挑幾個麻利結實的回去。若不帶幾個去服侍你二叔叔，那我斷不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叫他們有願去的各自報名，限三日內開單齊集，以便操演練習。」

祝母點頭，命兩處垂花門知會，有願去的趕著報名。

祝筠吩咐楚寶堂，各備辦二十四日拜將禮物、事務。祝筠交代明白，去見總鎮大人，借用令旗、器械等物。寶釵回過老太太，令垂花門知會外面，將茶廳西院戲班所住後院夾牆門拆去堵門磚，命冊上之八十名家人、小子，俱走夾牆至富春閣後身入箭道操演。仍派家人點放，無許閒人混入。桂夫人忙差人就去吩咐。

寶釵們下來都到瓶花閣，彼此商酌。柳緒道：「我家得祿，是包勇承繼為子，頗學了一身本領。我的意見派得祿、茗煙兩人作個隊目。咱們有話，只須吩咐隊目，轉相告語最為妥當。」

姐姐若定了主意，我就去吩咐他兩人，帶著八十人進來磕頭。」

寶釵點頭道：「很好。竟派他兩個作隊目，我派侶兄弟同佩金妹妹二人，教練這八十人的武藝。寶書同珍珠二人，教練姑娘、嫂子們本事，並演習神弩。」桂堂道：「神弩功勞甚大，咱們兵丁都要學會才妙。今日到二十四，還有三四天，我同佩姐姐趕著教他們點子大概規矩眉目，以便伺候拜將。不然全不知道，豈不是個笑話。就是姑娘、嫂子們，寶書姐姐也得趕著教出幾個來才是。不要講別的，就是二十四的規矩禮數，也得演習才妥。」珍珠點頭，差人往垂花門傳知，願去的姑娘、嫂子們名單，今晚都要開齊。明日一早點名，過期不准。聽差的答應，忙去知會。姐妹弟兄敘談演藝，一齊已過。次早各人分頭辦事，各去教演。寶釵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芳芸等演習奇門，講究兵法陣圖。

不覺是六月二十四日黃道吉期，擇定辰時拜令。箭廳上用板搭台，四圍上下俱用錦彩結成花樣，中設虎皮交椅，面前香案，擺著令旗、令箭，台下鋪著紅氈。箭廳前相去一丈，搭著個大彩牌樓，兩邊鼓亭，離牌樓一箭來遠，紮著二十個帳房。

四面靜悄悄，並無一人走動。珍珠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芳芸八人，俱戴的是八寶雙鳳金抹額，身穿嬌色繡花箭襖，係著戰裙，三寸滿花小戰靴，腰懸寶劍。二十四個姑娘、嫂子們，俱是各色窄袖繡花短紗襖，戰裙戰靴，束髮銀翠百花髻，腰懸弓箭，各掛小腰刀。箭廳下，薛寶書、馮佩金俱全身披掛，彎弓插箭，各領二十四個家人、小子，明盔亮甲，站立隊伍。

此時，兩宅太太們都在箭廳兩旁觀看熱鬧，內中薛姨太太老姐妹更喜的說不上來。祝筠穿著公服等候。不一會鼓樂在前，又是幾對彩旗，寶釵坐著軟轎，抬至箭廳，兵將一齊跪接、放炮。牌樓下擺設豬羊牲禮，請總領先祭大旗酌酒，營盤內奏得勝鼓樂。祭旗已畢，祝筠站在上面，捧著令旗拜令，寶釵向上行禮。拜完後，將令旗設在中間。祝筠退至右首，寶釵站在左邊上首，說道：

「蒙叔叔不棄姪女不才，委以重任，敢不竭盡血誠以報國恩！」說畢跪下，同祝筠對拜四拜。

祝筠請總領升座。左首設一張交椅，披著虎皮，請祝筠坐下。先是秋瑞等八人向上參拜，接著寶書、佩金上廳行禮。鼓亭上兩邊吹號，忽然一聲炮響，只見二十個營盤一齊收起。桂堂、柳緒都是金冠繡甲，領著馬軍飛奔上來，至彩牌下馬，桂、柳兩人上廳參拜，眾兵俱在牌下磕頭，分隊站立聽令。原來總鎮姜大人選派了百十名幹練隊兵前來教演，因此軍容十分齊集。

眾人見寶釵戴著攢花雙翅金鳳冠，八團顧繡百花甲，細折碎錦裙，大紅滿繡小宮靴。那俏臉上現出一段敬慎端嚴之色。

眾人參拜已畢，夢玉、梅春過來參謁，站在總領左右身旁。寶釵道：「賈、祝兩家世受國恩，今本宅二老爺拜我為總領，同往嶺南剿滅(以下刪節1字)賊，以報國恩。但(以下刪節1字)

人梟悍異常，冥不畏死。我兵若非驍勇精勁，難以抵敵。從今日起各家丁等晝夜演習技藝，務須精勇，以一當百。有功必賞，有過必罰，軍法無親，各宜自謹。俟我貼出規條，倘有違禁，斷不寬恕。」將台上一齊響應。

寶釵道：「行兵糧餉最關緊要，請二叔叔帶同荊、朱兩姨娘專管軍裝糧餉。派仙鳳、蘭生、三多、春燕四人專管收發。

其衛護之姑娘、媳婦，俟操演熟習技藝，臨時再派。」祝筠欠身答應。寶釵令桂堂、柳緒、寶書、佩金、珍珠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芳芸等上前吩咐道：「令桂堂、柳緒領兵三十名作先行。頭敵所帶之兵務期精勇，以一當百。更須嚴束兵丁，無許生事。令寶書、珍珠各領兵十名為中軍左右護衛；令佩金領兵三十名，護解糧餉，兼前後救應；令秋瑞、汝湘、海珠、芳芸、九如在中軍參謀軍務；掌珠、紫簫總理糧餉，兼管軍政，一切賞罰功過事務；令榮貴、碧霄二人作內外傳宣；令茗煙、得祿專管中軍營盤伙食，前後稽查巡邏事務；令夢玉、梅春作隨營書記。」眾人齊應，各遵軍令。

寶釵拔令旗一面，命傳宣官令兵歸隊。榮貴手執令旗，走至簷前高聲叫道：「總領有令，各兵將回營歸隊。」桂堂、柳緒都在彩牌下騎上牲口，領兵飛馬而去。聽著一聲炮響，人馬不見，忽然變成二十座營盤，都吹打著得勝鼓樂。軍政官稟請總領回帳，祝筠候著升轎，前面金花、錦緞、彩旗、細樂一直送至楚寶堂。眾位太太們道：「今日比戲又好看。怎麼寶姑娘今日誰也不敢同他嘻皮笑臉的，是個什麼緣故？」秋琴道：

「這是朝廷軍令利害。」金夫人忽叫：「哎呀！我倒想起一事。」

不知金夫人想起一件什麼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